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
四十二卷 嘉靖四
十年序新安胡氏校
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九十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卷九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去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 工 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

[鈔-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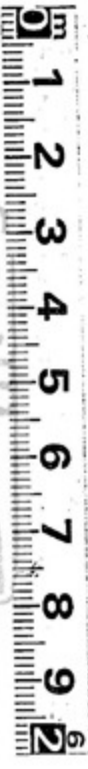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

亂唐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
攜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
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携而出感媿之
約與思順等並爲兄弟得依其家乃冒姓安及長伎
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互市郎張守珪節
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
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哲釋之與史
思明俱爲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



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為偏將守珪

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

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

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

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背一口更譽玄宗始

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兼押兩

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三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

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

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四載奚契丹

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

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二將

于北郡芝生於梁其說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為河

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

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

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蓋

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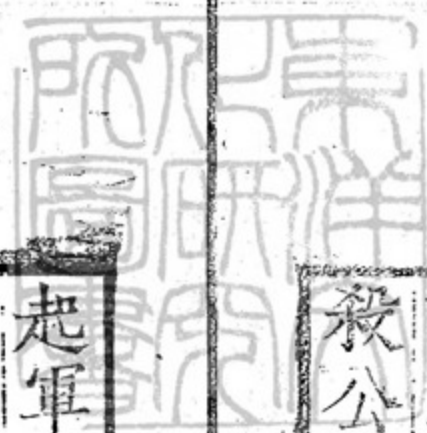
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左

右摘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

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

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養兒帝許之其

非左右
私賄祿
山無由
得進故
曰國家
之敗由
官邪也
官之失
德能也
章也



安祿山

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鈺及夫人約爲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割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

爲帝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爲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爲瓊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帟幕率緹繡金銀爲笏筐瓜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握坐之左張金鷄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褻其幄以示尊寵太子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

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
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
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
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
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平洌署幕
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
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延玠高邈崔乾祐
尹子奇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
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

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
牲安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
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獸以蠱帝心
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
諸酋大置酒毒馬旣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
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
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國爲邸入朝楊
國忠兄弟姊娣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溫湯將校皆賜
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十詔賜永穆公主池觀
爲游燕地徙新第請黑勃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

乃置會合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
谷郡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
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爲太僕射
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
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爲出徒兵二
千鄉導至上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
其不備破之固矣乃勅人持一繩盡欲縛契丹晝夜
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
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下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
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

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
矣奚聞亦叛來攻祿山營士畧盡祿山中流矢引奚
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
盧部將史定方以兵蹙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
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
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畧開元
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心其才不相下
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
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布思遷祿山厚
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布思之廷獻之京師

祿山已得布思衆引兵雄大。太子及宰相
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時國忠奏請深建言追還
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帝意遂安。凡
國忠所陳無入者。十二載來。言對帝泣曰。臣
蕃人不識文字。陛下以。國忠必欲殺臣。以甘
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
是詔還鎮。又請為。廐隴右羣牧等使。吉溫自副
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
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
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艦循流下。萬夫挽繹而助。日三。

百里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
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
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
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元素因
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
之請。他日國忠元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
之反。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
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
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

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未幾璆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都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勒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內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

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

祿山專制諸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密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皆然相顧莫敢異言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進張通儒通晤為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定無至洛山川險易次守悉具人人賜金

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
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貫循王留務呂知
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
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
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
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
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叵可忍賊遣
高邈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
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
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

李泌欲
從此路
搗燕衙
千年欲
從此路
搗關中
盜亦有
道也

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
自慰撫皆釋俘囚為戰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
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
憂見顏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為謀
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翽天下當未有知者賊
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三萬兵出振武下
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
萬道雲中取太原圍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
勸祿山自將兵五萬畧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
以兵二萬入海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

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挺持鬪不能克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擒日不絕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禁衛皆市井徒旣授甲不能挽弓襍劍繫乃發左藏庫大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

守禦之備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草頽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榮陽敗封常清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又殺榮陽太守崔無詖制發朔方

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
 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死之封常清
 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
 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
 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
 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
 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凶懼
 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
 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計
 賊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顏王瑒為劍南節度使

祿山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
 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
 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
 朕當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
 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
 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真卿
 起兵討賊邊令誠數以事干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
 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
 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齋勅即軍中斬仙芝
 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

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勅削其官爵令還軍
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
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
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勅示之常清以表附
令誠上之常清旣死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
芝遽下令誠宣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
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振
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
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
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

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
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敢專決使王思
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下
士卒皆懈弛無鬪志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
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
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
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
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
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
頂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



真卿自平原遣甥盧述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逸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并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

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全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及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言祿山祿山在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屯陳留欲東襲會南齊太守李隨真源人張巡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

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元璠為左相張通儒為右相嚴莊為御史大夫署拜百官臬卿使其子臬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臬明帶行以救宗族臬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臬明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臬卿別遣使獻之臬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臬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臬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臬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

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臬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汝而反臬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畱之二人比死焉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廣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

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真將七千人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屯兵逆之相

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李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珣發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強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

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尚責曰我起兵而曹謂爲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而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尚見我爲遣尚等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萬衆尚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欲遽絕之使自爲患耶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慰安之乃內尚等與飲宴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卽遣孫孝哲西攻長安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昕薦來

瑱爲緱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以璠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垍薦號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至藍田賊解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

忠翰曰如此乃翰反并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

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備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六月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沮河陜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

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以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

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餼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

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揚國忠卽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搗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曠聰明蓋謂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

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枕籍而寢貴賤無以復辨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系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

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
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
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
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
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
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
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
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
子論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女曹善輔佐之又使

論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
厚汝必得其用且宜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倭
皆太子之子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
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
將士論之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
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菱涉至此勞
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
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
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
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

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
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
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
歲時致啓俛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
賊父兄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
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
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
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
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圓
奉表迎車駕且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以



爲相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
日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王皇孫數十人剗其心
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
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
上與張均張增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增爲相自
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
人皆逃入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
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
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久其餘祿山至怒乃大
索三日民間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棖牽連勾剝苛

急百姓愈騷西脅汧隴南夏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備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

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白曰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且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卽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十八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

良婦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婦每寢常居
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婦曰倉猝之際妾以
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武靈產子三日起縫戰
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上皇制以太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璿盛王琦豐王珙
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閣惟璿赴江陵先
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
輿所在祿山遣其將高嵩以勅書繒綵誘河隴將士
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李泌至靈武上命河西節度
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

謀且緩師以觀變緩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
有君父告急而臣子宴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
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卽白宰發兵
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
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厲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
擊走之常山太守王侁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
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右朔方兵三千人
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
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

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為念移據常山則洪
勲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
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
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
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
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
道也承恩竟疑不決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賀蘭
進明遣叅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
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
用上皇悅以為江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

貨并漢而上至羊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
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國用以饒史思明陷藁城祿

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
山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
元帥長史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
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
回訖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
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
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為詔表疏
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

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瑄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李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

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
薛愿長史龐堅殺之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
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
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
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
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闌里至空都
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口賊斬之懲之不能止
又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嗜聲色財利車駕已得
入蜀終無進躡之患張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
山甚謹使爲闈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

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
愈肥曲隱常瘡旣叛不能無志懼至是目復盲俄又
得疽疾尤下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訶辱猪
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遭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
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僭號嬖段夫人愛
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已
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
爲者慶緒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
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
朝羣臣劄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

以大刀斫其腹祿山背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
家賊俄而腸潰于床卽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床
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
緒乃僞尊太上皇旣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卽縱樂飲
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先是有星犯昴韋見素言於
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天祿山將死矣帝
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
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旣死其月又死其
日正月甲寅祿山其殮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
之說子者視妻所在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

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未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珣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爲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醜也二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曾良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

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借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良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良扼其衝要南夏得全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張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旣合驚且囂王

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鬪回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解籍籍滿阡壑鎧仗狼扈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

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姜公等脅汙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趙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夷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

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
尚平洌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
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
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携解由是能元皓以
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
刺史王暕其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
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等以兵攻陷之戮於市膾其
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歃血與羣臣盟然
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定襄郡王守
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順義郡王蔡希德

德州刺史李廷訓刑州刺史自禪校等數數爲國間
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觀榭澹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
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違白衆共訾沮之希德
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
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兵恨歎慶緒以崔乾
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復悍少恩士不附是時
李泌歸衡山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帝入西京
上皇發蜀郡十一月上皇還西京崔器呂諲上言諸
陷賊官背國從僞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爲賊陷西
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

孫令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
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
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
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
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垠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
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垠死何面
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垠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
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
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
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置左右神武軍取元

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
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乾元元年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
緒攻衛州遂渡河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
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
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旣戰王師僞却慶緒逐之
遇伏而潰慶緒走儀引軍躡賊戰悉恩崗賊復敗
自是銳兵益矣因嬰鄴日遣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
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
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二周次安陽水灌城城中棧

而處糧盡易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
松飼馬墮擄取麥秸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
以太清代乾社將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
趨鄴明年營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
思明思明以言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為兄弟
還其書慶緒天悅王師不利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
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饟尚十
餘萬石召孝哲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復背史王
乎通儒尚冽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為
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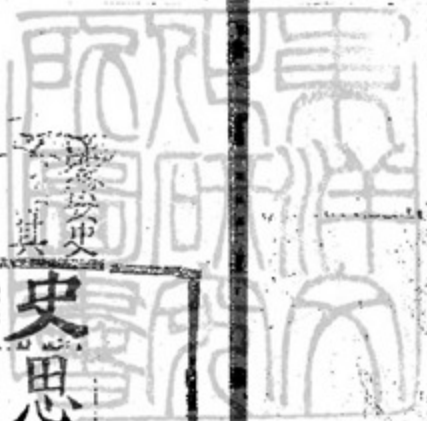
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以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
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
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
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為人子殺父求位
非大逆邪吾乃為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
緒數日周萬至萬至進曰慶緒為君矣宜賜死乃并
四弟謚之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
山以王禮偽謚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為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
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高尚者雍奴人毋

老丐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漸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斲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薦諸朝賚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爲平盧掌書記因出入臥內祿山喜睡尚嘗執筆侍通昔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識導祿山反陷東都僞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令皆尚爲之嚴莊降後尚獨典政事至僞侍中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毋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

狎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爲孝哲鍼縷素具徐爲紉綻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賊僭位僞拜殿中監閑廐使爵燕王與嚴莊爭寵不平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鄭季陽慶緒之奔莊懼爲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以安南都護附陽國忠官將軍婿在賊中有告其畔坐誅事連莊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宴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宴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姿癯露鳶肩偃背齷目側鼻
其史寡鬚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
二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覬賊多所擒馘
三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
四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
五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
六邏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
七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
八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闐中國思明欲擒以贖



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為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

曰吾聞進退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祿山反使思明畧定河北會賈循死留思明守范陽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傅城幾拔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

不設備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張甚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戟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拔景城招樂安降之遂攻平原顏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明使從則諭承恩故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而思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推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五生掃地壯齋負老嬰則殺之

殺人以為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阿止二千既數勝兵最強狃然有噬江漢心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章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為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媯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

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宮強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間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爲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爲我言之對曰昔祿山方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

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遂令衙官竇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爲列卿秀巖雲中大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

父知義爲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且於館中明當有所議已令幃其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卽付鐵券不了

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思明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旣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况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云烏承恩之前事情狀可知光弼尚在憂

不細也大夫何不取諸將收以誅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借光弼為大夫誅之大夫乃安不然為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脩表請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蓋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爾是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再圖反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九節度使圍相州急慶緒



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夜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鷲為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眾欲遂西畧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為懷王號范陽為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為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番西有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為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

那玉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萬志自胡良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等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曰得地人取貲二艦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守之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缸擊兗鄆薛萼擊曹上元二年三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此印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

明遂西使朝義為先鋒身自出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恚召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義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糗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今耶據鞍畢填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

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
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荅
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木乾云何俄如區優相謂
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
數人共指區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
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
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
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
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
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悅長乘不厭縊死

思明以氊裹尸橐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卽位建元顯
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
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思那玉圖朝清
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
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爲皇太子且車駕
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趨帳下出治裝貢使壯士
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
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
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數日不
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朝義使

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
幽州節度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畧才
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
舊臣與思明故輩行耻爲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
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十餘萬討賊僕固懷
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又殿入自黽池
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
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
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
若不勝請以勇士萬爲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

吾大將軍公孫全緒曰賊若背城一破之必矣若開
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
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
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
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
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
俘馘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
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
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鄭汝閩并至無烟方冽寒人
皆連紙褫書爲裳榆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

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今崇皆背賊犄角
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
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旣戰而卻
王師逐之爭貴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
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
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
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
全臣請堅守雖瑒之強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
夜出比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
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

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
人家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
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厮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
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
是轉危卽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
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
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
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壘不受曰頃旣
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二孰甚焉朝義告
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軍亦軍子弟稍稍辭

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主至真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僞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徽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帝曰是皆良家子脇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老曰官爲資遣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



